

丹顶鹤

刊头题字:吴洪春

2024年12月8日 星期日

丹顶鹤

3

一生不出东淘路
自有才名十五州

——纪念盐民诗人吴嘉纪逝世三百四十周年



海上吟诗到白头，
菱花满地一沙鸥。
一生不出东淘路，
自有才名十五州。

东淘，即现在盐城东台的安丰镇。地处黄海之滨，范公堤畔。原是两淮的重要盐场之一。自古以来，东淘人多以煮盐为业。明末清初的诗人吴嘉纪生于斯，长于斯，他目睹盐民的痛苦生活，非常同情，也无比悲愤。他用如椽的大笔写下大量诗歌，真实地描写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盐民的悲惨境遇。吴嘉纪的诗歌题材广泛，感情真纯，继承了乐府歌辞和杜甫诗歌的优良传统，以深厚的实力、质朴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创造了他自己的艺术特色。当时人对他的诗歌评价很高。本文开头引用的这首诗便是清代诗人文萃对吴嘉纪的颂歌。

吴嘉纪(1618—1684)字宾贤，号野人。曾“初事制举业，明亡，遂弃去”。从此，绝意仕进，终生“以诗为活计”。他家境贫寒，一生穷困。居住的房子是“草屋一楹，环堵不蔽，与冷风凉月为邻，荒草寒烟为伍”。吴嘉纪自名所居为“陋轩”，因此，人们称他的诗歌为《陋轩诗》。

《陋轩诗》哀集了吴嘉纪100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和广阔的生活内容，其中，分量最重也最可贵的是反映盐民劳动和生活的诗篇。一首首诗歌就像一幅幅绘画作品，展现了盐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痛苦情景。例如，反映灶户劳动的《绝句》：“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这首《绝句》描写灶户煮盐的恶劣环境。灶户劳动精疲力尽的时候，本想从高温闷热、透不过气来的煮盐草房中走出来，透透气、乘乘凉，可是正值六月，草房外面赤日炎炎、骄阳似火，也是热不可耐。诗人说，站在烈日下的“一刻”，便是灶户们的所谓“偷闲”，所谓“乘凉”。这首《绝句》语言诙谐，情意苦涩，将灶户劳动的艰苦情景刻画得入木三分。如果作者没有身临其境，没有对盐民的深厚感情，是写不出这首脍炙人口的佳作的。再如，诗人在《赠张蔚生先生》一诗中写道：“早夜煎盐卤井中，形容黎黑发蓬蓬。百年缺少人生乐，万户无如灶户穷。”还如《风潮行》：“辛丑七月十六夜，夜半飓风声怒号。天地震动万物乱，大海吹起三丈潮。茅屋飞翻风吹去，男女哭泣无棲处。潮头骤到似山摧，牵儿负女惊寻路。四野沸腾那有路？雨洒月黑蛟龙怒。避潮墩作坡底泥，范公堤上游鱼渡。悲哉东海煮盐人，尔辈家家足苦辛。”这首诗记叙了大海怒涛淹没盐民家园，“东海煮盐人”无家可归的悲惨情景，读来令人无限辛酸。《陋轩诗》中还有《凄风行》《临场歌》《海潮叹》《渔民船》《堤上行》等大量诗篇，对盐民的痛苦生活都作了真实而深刻的反映，这些诗饱含着诗人从心底涌流出来的热血和眼泪，具有重要的思想内容和现实意义。

吴嘉纪的《陋轩诗》中，反映扬州城遭到清兵屠戮后，社会面貌惨不忍睹的诗歌也有较多的分量。如《过兵行》中写道：“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贪延残年过十年，

蔽寒始有数椽屋。”再如《泊观音门》十首，皆为五言律诗。诗中写道：“饥民春满路，米店昼关门”“年年禾与黍，养得骆驼肥”等等，有的直写，有的暗托，对统治者作了无情的鞭挞。还有《难妇行》《过史公墓》《赠歌者》诸篇，都写得深切真实，体现了诗人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

吴嘉纪是布衣诗人，他既没有做官，又不能经商，加之为人性格“醇厚而狷介”，所以他一生贫困，过着忍饥挨冻的日子。《陋轩诗》中也有不少言贫诗，这些诗记叙了诗人及亲友们悲苦的生活情状。如《自题陋轩》写自己的住房：“风雨不能蔽，谁能爱此庐？荒凉人罕到，俯仰我为居。遣病一簾菊，驱愁数画卷。款扉谁问讯？禽鸟识樵渔。”寒冷的冬天到了，吴嘉纪的儿女们还缺少御寒的棉衣。一家人正在焦虑的时候，远方的朋友给诗人寄来了棉布。吴嘉纪见到棉布后，十分感动。他在《郝羽吉寄宛陵棉布》这首诗中写道：“淘上老人心悽悽，无衣岁暮娇儿啼。多年贴絮踏已尽，满床骨肉贱如泥。出门入门向谁告？唯有朔风过破屋。我友何由知此情？远寄宛陵布一束。……高卧穷滨二十年，无端今日受君怜。”其他如《七歌》《破屋诗》《内人生日》等，写饥寒交迫的生活，哀人生道路的坎坷，一字一泪，令人不忍卒读。必须指出，吴嘉纪的言贫诗，不仅仅是个个人痛苦生活的呻吟，也是封建社会中广大被埋没的能人志士的共同倾诉。诗人的不幸与时代的不幸、人民的不幸是一致的。言贫诗道出了劳动人民共同的心声，具有广泛的社會意义。

《陋轩诗》中还有一些送别诗、纪游诗、怀古诗、题画诗等，每首诗歌皆缘情而发，即境而生，或情深，或调苦，或哀怨，或悲愤，皆功力深厚，令人赞叹。

时人对吴嘉纪诗歌有很高的评价。陆廷抡序《陋轩诗》云：“数十年来，扬郡之大害有三：曰盐害、曰军输、曰河患。读《陋轩诗》，则淮海之夫妇男女，辛苦垫隘，疲于奔命，不遑启处之状，虽百世而下，瞭然在目。甚矣，吴子以诗为史也，虽少陵赋《兵车》，次山詠《春陵》，何以过？”陆廷抡将吴嘉纪与唐朝大诗人杜甫、元结相比，且认为吴诗既是诗，也是史，可见对吴诗是多么看重！康熙年间，一代诗坛盟主王士禛谓吴嘉纪“其诗孤冷，亦自成一家”（见《分甘余话》）。孔尚任在《题居易堂文集居翁山诗集序后》写道：“余每读今之为诗者，管击楮摩而成就者三家耳：新成之秀雅，翁山之雄伟，野人之真率……其他云蒸霞蔚者，未尝不盛，而丹候似犹未圆，犹不足主盟一代也。”孔尚任是清代杰出的剧作家和诗人，他把吴嘉纪和一代诗坛盟主王士禛、岭南大家屈大均相提并论，应该说，其评价还是颇有见地的，并非浮泛称颂之词。

吴嘉纪写诗，完全是他自己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初期，他的诗歌只是在民间和朋友间流传。他不想出书，他一生贫穷，也没有钱出书。后来，出书成名，事出偶然。有一次，吴嘉纪的朋友汪舟次将吴嘉纪的诗歌推荐给来到扬州的户部右侍郎周亮工，周亮工阅后，大为赞赏，“推为近代第一”，并且“为粹其诗行世”，名为《陋轩诗》。此后，一些有识之士和吴嘉纪的朋友如汪芾斯、方于云等人，在周亮工初刻的基础上，慷慨解囊，充实内容，又先后刊刻六次。这前后七次刊刻，才使吴嘉纪及其诗歌不但没有被湮没，而且不胫而走，驰誉大江南北。

盐城，因盐而名。吴嘉纪一生为盐民呐喊，一生为盐民而歌，盐民成就了他的文名。就记叙盐民生活的诗歌而言，在规模和水平上无出其右者。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被称为杰出的盐民诗人。这是他个人的荣耀，也是家乡人民的骄傲。他为广大灶户煮海为盐描绘了一幅时代的画卷，为中国文学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星霜荏苒，日月如梭。2024年，是吴嘉纪逝世340周年。诗人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但是，他的精神，他的诗歌是永存的，我们应该永远怀念他、纪念他。

微微睁开惺忪的双眼，麻丫头闻到一股香味，郝氏妈妈笑眯眯地递过一只烧饼。

一觉醒来，小船已泊在柳岸边。小狗汪汪叫，麻丫头知道外婆家到了。郑板桥，名燮，字克柔，号板桥，小名麻丫头。今泰州兴化市人，“扬州八怪”之一，清朝著名诗人、书画家。

兴化和盐城相邻，都属里下河平原，地相近，人相亲，来往频繁。

板桥生母和继母都是盐城人，一生和盐城缘深厚情。

《板桥自叙》中说：“板桥外王父汪氏，名翊，奇才博学，隐居不仕。生女一人，端严聪慧特绝，即板桥之母也。板桥文学性分，得外家民居。”

板桥生母是今盐城大丰区小海镇人。汪氏去世时，板桥只有三岁，但对母亲仍久久难忘。37岁时，他在《七歌》之二中写道：

我生三岁我母无，叮咛唯割襁中孤。

登床索乳抱母卧，不知母歿还相呼！

儿昔夜啼啼不已，阿母扶病随啼起。

婉转懊扶儿熟眠，灯昏母咳寒窗里。

呜呼二歌兮夜欲半，鹤栖不稳庭槐断。

母亲以病弱之体夜起哄儿场景，板桥忆起历历在目，读之令人泪下。

郑家有祖产田八十亩，尚能维持温饱。但到板桥出生时，家道已衰，成“破落地主”。当时，肺病是穷人病，一般难以医治。汪氏歿于肺病，应是营养不良，加上劳累过度导致。

板桥五岁时，父亲又娶继室郝氏。郝氏也是盐城人，即今盐都区葛武街道郝荣村人。

在古代，战争频仍，灾荒连年，人命危浅，续弦现象比较常见。普通百姓生活艰难，一到荒年常常食不果腹，后母虐待非亲生儿女也屡见不鲜。幸运的是，板桥继母生性善良仁慈，加上没有生育，将麻丫头视若己出，百般疼爱。

小时候，麻丫头常随郝氏回娘家小住。有一段时间，他随舅父郝振高在净土庵读书。板桥天资聪慧，进步很快。净土庵位于村西北，建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1931年腊月初八，净土庵毁于火灾。

一说，继母郝氏族叔郝梅岩先生，也曾教过板桥。郝家后人回忆，一次郝先生教作对时，板桥的联对是：此人如碧梧翠竹，其志在流水高山。受到老师赞扬。多年后，板桥有联赠梅岩先生：“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赞誉先生人品高洁，并表达感激之情。

郝氏温婉贤淑，在郑家十年，日夜为这个穷家操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郝氏病故，从病症看，也是肺结核。郝氏和汪氏一样，皆是积劳成疾。

此时，板桥已十四岁，继母去世亦让他痛彻肺腑：“无端涕泗横阑干，思我后母心悲酸。十载持家足辛苦，使我不复忧饥寒。”在《七歌》之三中，他深切缅怀继母。

早年不幸，生母继母皆过早离世，苦难不断无情地打击这位水乡少年。但二位盐城母亲宽厚待人的胸怀，也锻造了他顽强悲悯的性格。多年后，山东为官，板桥关心民瘼，造福一方。

“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

催债。”板桥年轻时失意穷愁，常东奔西走讨生活，主要是做塾师和卖字画，曾在多地开设教馆。他有“修齐治平”之志，教馆生活令其很不自在，认为是寄人篱下。做官以后，回忆当年这段生涯，曾作诗追忆：

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

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

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怨仇。

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

板桥和父亲，皆以塾师为业，都有盐城从教经历。他10岁时，父亲在大丰西团塾馆教书。26岁时，为生活所迫，板桥效仿父亲，先后在真州江村、兴化竹泓、盐城大纵湖湖北宋庄等地，开设塾馆，授徒4年。

古北宋庄，水巷纵横，古桥飞渡，贴水成街。雍正八年（1730年），板桥在大纵湖畔教书，塾馆具体地点即北宋庄宋东皋墓园。

茅屋几间，新篁数竿；纸糊窗棂，微侵绿色。今天，大纵湖景区建有郑板桥教书馆，再现当年板桥困窘的塾馆生活。

教馆生活也有乐趣，各地风土人情，给他别样的慰藉。《白驹坐馆》就反映了当时的情形：

小小茅斋短短篱，文窗绳案紧封皮。
秋风白粉新泥壁，细贴群贤断句诗。

盐城大丰区白驹镇离他外婆家小海镇不远，到此地开馆，可能是亲戚介绍，离家也近，有个照应。

板桥常到白驹一浴室洗澡，为感谢老板厚待，特为其撰联：涤浣澄心兰可佩，熏蒸和气玉为仪。同时匾额“玉兰池”三个大字。

栖居白驹时，板桥应邀赴东台参加友人祝寿活动，夜宿水月庵，写下《过水月庵诗》一首：

户外喧闹院宇闲，不图人境有禅关。

夜寒水映香台月，春远梅舒老客颜。

自是高僧多净业，却余古貌似深山。

海边斤臤制吾渴，日铸天泉供未惺。

板桥曾隅居东台安丰镇大悲庵，与方丈法树结缘，留下一段佳话。乾隆二十一年（1765年），板桥被罢官归乡，来安丰写下《重修大悲庵碑记》。1921年，为纪念这位文化名人，当地于大悲庵北修建“燮园”。后因串场河改造工程，“燮园”遗址被拆毁。今大悲庵重建，庵里照壁上刻板桥所写碑记。

盐城人王良创立“泰州学派”，其哲学思想“百姓日用即道”，深深影响明清读书人。《板桥自叙》中有言：“板桥诗文，自出己意，理必归于圣贤，文必归于日用。”

渔鼓道情，一种民间曲艺。清末，盛行于江淮地区。《郑板桥生平简谱》载，雍正七年（1729年），作《道情十首》。是年，板桥37岁，谋食于兴化，盐城之间，感同身受渔民疾苦，遂作道情词。一说，板桥写于大悲庵，盐阜地区称为“板桥道情”。“板桥道情”是板桥为江淮文艺作出的一大贡献，今天仍活跃于各种舞台。

1732年，板桥参加会试前，辗转途中，身患大疮，浑身肿胀不得动，到大丰小海场外祖父家调养，治病一年多，耽误了考试机会。

1786年，在原大丰县小海乡徐

南村朱光熙家，发现郑板桥书法真迹12条屏。

雍正十一年（1733年），郑板桥中举第二年，专程到小海，拜见世伯盐商朱子功，并为其82岁大寿书写寿序12幅条屏，即《恭祝子功八十二寿通屏》12幅。多年前，《盐城晚报》曾作专题报道。

板桥父亲在西团教馆时，与朱家结下深厚情谊，板桥也与朱老伯两个儿子交好。该寿序对盐城海边风土人情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文中板桥对盐城“海边人”性格作高度概括：“东海之滨，土坚燥，人劲悍，率多慷慨英豪侠气之徒，而恂恂退让君子绝少。”

从书法艺术上看，板桥半生科考，熟练“乌、方、光”的馆阁体。寿序书写已将真隶参杂，杂以行草，初步有了“六分半书”体的面目，但没有鲁迅说的“反手叉脚”名士牢骚气。再说，写给长辈当应庄重些。2022年10月，此作品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国家级文物。

《清史列传·郑燮传》载：“燮家穷，性落拓不羁，喜与禅宗尊宿及期门弟子游。”

板桥一生爱与僧人交友，少壮落魄之时，佛门慈悲地接纳他，一些高僧大德，成了他一生的朋友。乾隆元年（1736年），44岁的板桥终于考中进士。为得一“京官”，他在京奔走长达一年时间，因此结识许多文人道友，其中就有盐城籍高僧青崖禅师。

时青崖在卧佛寺，乡音乡情，两人一见如故，赋诗唱和，品茗咏怀。《盐城诗征》中，收录板桥写给青崖和尚的诗就有三首。其中一首《山中卧雪呈青崖老人》：

一夜西风雪满山，老僧留客不开关。

银沙万里无来处，犬吠一声村落。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板桥一生崖岸高俊，为官为人颇有气节，从他崇敬的历史人物，可以看出他的精神之源。盐城阜宁县人黄得功，清军南下时，战死荻港。重返真州时，板桥曾专程前去墓前拜谒，并感慨写下《过黄将军墓》：

行过青山又一山，黄将军墓兀其间。

悬崖断处孤松出，骇浪崩时血泪还。

江上诸藩皆逆类，枢中一老复颓颜。

抵天只手终何益，运去心枯事总艰。

黯然辞官，寄食扬州。晚年板桥思归心切，甚至想身后葬于盐城。《焦山双峰阁寄舍弟墨》中曾表示，想请盐城荣村郝氏表弟选郝家庄墓田一处。

板桥曾刻一方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康、雍、乾时代文网密织，是清王朝所谓盛世。当英国已进入蒸汽机时代，大清仍陶醉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残酷的文字狱，不断血洗读书人的脑袋。板桥好友杭世骏因上疏“天下巡抚汉满参半”被罢官，同学陆骏因文字而被戮尸。

板桥，一个“日放言高谈”的狂人，又怎能不落拓江湖，卖艺终老。

“叽叽，叽叽……”一只水鸡飞奔在菱叶上，月光里的小船在大纵湖薄雾里穿行。“妈妈：外婆家到了吗？”

少年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人生三大不幸，板桥全占。人老易忆旧，晚年他常对家人说起盐城郝家庄外婆家，那只如在梦里穿梭的小船……

